

第7期

民國八十五年
六月三十日出版

口述歷史

吳大猷題



軍系與民國政局

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口述歷史 第七期

軍系與民國政局

編輯者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《口述歷史》編輯委員會

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地址／中華民國台北市南港區 115

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

電話／(02)7898268・7898281

傳真／(02)7861675

劃撥帳號／1034172-5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

訂購處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

電話／(02)7898208

印刷／久裕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電話／(02)3066705

初版／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三十日

定價／新台幣 200 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序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自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起，由籌備處郭廷以主任推動，展開民國人物的口述歷史訪問計畫，至六十一年九月暫告一段落。七十三年元月於所內成立口述歷史組後，又展開第二階段的訪問計畫。第一階段訪問的七十餘位人士中，以軍事將領應訪人數最多，且多與北洋政府或各地軍系有深厚的淵源，部份成稿已陸續出版。本期《口述歷史》再由成稿之中擷取九篇，主題定為「軍系與民國政局」。

本期所收之九篇訪問稿，雖非盡為應訪者一生經歷之敘述，然均有其特色。如劉景健先生之述馮玉祥，賀國光先生之與川、鄂、康等地關係，胡宗鐸先生之與新桂系的興起，龔浩先生之述唐生智的崛起與沒落，李文彬先生之與滇、粵軍淵源，張廷諤先生之與北方軍政界錯綜複雜關係及其兩度出長天津市經歷，余漢謀先生之由粵軍而入國民革命軍，董彥平先生之參加奉軍，以及張喬齡先生之與川、皖地方關係及其參與討伐各地軍系之情形。各篇內容，或多或少披露一些民國史上鮮為人知的事件成因和人物個性。

由於九篇訪問稿係於民國五十年前後完成，事隔三十多年，應訪者均已去世，其家屬亦失去聯絡。口述歷史組遂依本所規定，由全體委員議決，交付審查後，以成稿之紀錄方式，逕予付印。

當年參與訪問之人員中，郭廷以先生已於民國六十四年辭世，沈雲龍、李毓澍兩位先生亦已辭世。謝文孫、夏沛

然、賈廷詩、馬天綱、亓冰峰等人，長年旅居國外。周道瞻先生則於六年前自本所退休。此外，王聿均、張朋園、陳三井、陳存恭等四位先生，現為本所研究員，編者請其就各自負責之訪問稿，再作校訂。其餘各篇，則由編者稍作文字潤飾，並改正錯別字。本期《口述歷史》之出版，是為上述諸位先生當年辛勤工作成果之呈現。

編者 識

民國八十五年六月

目 錄

序

訪問紀錄

- 1 劉景健先生訪問紀錄
訪問／郭廷以、沈雲龍 紀錄／謝文孫
- 10 賀國光先生訪問紀錄
校閱／郭廷以 訪問／王聿均 紀錄／張朋園
- 53 胡宗鐸先生訪問紀錄
校閱／郭廷以 訪問／沈雲龍、夏沛然 紀錄／夏沛然
- 86 龔浩先生訪問紀錄
訪問／沈雲龍、賈廷詩、夏沛然 紀錄／賈廷詩、夏沛然
- 117 李文彬先生訪問紀錄
校閱／郭廷以、沈雲龍 訪問／沈雲龍、馬天綱、陳三井
紀錄／馬天綱、陳三井
- 153 張廷諤先生訪問紀錄
校閱／郭廷以 訪問／沈雲龍 紀錄／陳三井、陳存恭
整理／陳存恭
- 201 余漢謀先生訪問紀錄
校閱／郭廷以 訪問／李毓澍 紀錄／周道瞻
- 234 董彥平先生訪問紀錄
校閱／郭廷以 訪問／沈雲龍、元冰峯 紀錄／元冰峯

- 274 張喬齡先生訪問紀錄
訪問／陳存恭 紀錄／陳存恭

《口述歷史》編輯委員會

主任委員 陳三井

委 員 陳三井 張存武 劉鳳翰 陳存恭
許雪姬 魏秀梅 楊翠華 張 力

執行編輯 張 力

助理編輯 沈懷玉 曾金蘭 丘慧君 李郁青

劉景健先生訪問紀錄

訪問 / 郭廷以、沈雲龍

紀錄 / 謝文孫

時間 / 民國四十九年二月八日

地點 /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郭廷以先生公館

一、先生於何時開始追隨馮玉祥？

答：本人初識馮先生於民國十一年，馮正任河南督軍。本人原讀河南汝南縣的農校，唯對園藝稼穡毫無興趣，乃於十一年轉學開封留美學校，終以性趣不投，復以友人之慫恿，遂決志投軍。當時馮先生適在豫招軍擴編第十一師。

二、馮在南苑時期之活動情形如何？

答：馮先生信基督教，甚至有中國「基督將軍」之稱號。南苑練兵時期，全體官兵均信奉基督教。美以美會牧師往來南苑者絡繹不絕，徐謙、黃郛等國民黨人大約均以基督教之淵源，得與馮先生接近。當時每週均作禮拜，徐、黃亦參加證道。徐、黃以及李烈鈞等大約均以馮之私人顧問身份拉攏馮軍官兵。馮軍與國民黨之淵源可謂開始於此一時期。

本人奉命赴穗訪問時，鮑羅廷稱馮先生之政治理想為「好人政治」。馮為行伍出身，未受正規教育，但好學不倦，常讀書至深夜，又勤於習字臨帖，譚祖安且嘗讚賞馮之書法。其思想出發點往往為求好，以後認為信奉基督可使人向善，故不僅馮本人接

受洗禮，且命令全體部屬亦均信教，並提倡不吸煙、不飲酒、不嫖不賭。在此南苑練兵時期，馮先生確有勵精圖治，刻苦奮發之決心。軍紀嚴明，軍隊生活學校化，設立各種訓練班。馮先生本人精力兼人，每晨五時即起，對於官兵之訓練用心至深。

此一時期，環境則頗惡劣。北洋政府對馮先生深具戒心。因軍餉短缺，馮且曾向黎元洪等逼索餉械。

三、馮玉祥與吳佩孚交惡之原委如何？

答：馮、吳交惡，據余所知，恐由於下列兩點：（甲）吳子玉迫馮放棄豫督而赴南苑；（乙）馮欲入陸軍大學，為吳所阻。以後吳且事事逼迫。

吳子玉五十大慶，稱壽洛陽，各方爭相奉迎，餽贈厚禮。馮先生遣使送往清水兩罈，罈上貼籤條，寫：「君子之交」。

四、二次直奉戰後，馮之班師回京，與國民黨有無關係？

答：馮軍奉派出兵古北口，事先與孫岳、胡景翼已有聯繫，故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星夜趕返北京，兵不血刃，完成首都革命。此次計畫與國民黨人士確有關係，故於成功後迎孫中山北上。中山抵京，馮先生亦在，兩人曾見面。〔近史所按：據馮著回憶錄《我的生活》，馮、孫未能見面，僅派李德全往謁〕

五、馮軍班師之先，與加拉罕方面有無聯繫？

答：徐謙與加拉罕有接觸，徐在京辦一「俄文法專」與俄使館有關係。但馮先生於此時與加拉罕尚無關係。

馮先生擔任西北邊防督辦，駐軍張垣時期，則與俄方關係頗密。步騎各軍之顧問，多為俄人。或由徐謙之引介。（中山之決定『聯俄容共』恐亦受徐之影響。）若干俄國顧問且能操流利華語，其中亦有曾在北京受教育者。此為民國十三年之情形，加拉罕方面可能於此時已著手工作。

六、俄方軍援情形如何？

答：軍火援助數額有限。槍枝多由庫倫運來。張作霖搜查北京俄國使館所獲文件亦可證實此點。

七、民國十四年郭松齡倒戈，與俄方關係如何？

答：郭與馮確有聯繫，至於與俄國之關係，詳情雖不甚清楚，但據美國方面之記載，郭與俄方曾有聯絡。事後俄人在中東路方面極力留難，或不為無因。事前馮先生既有安排，俄人當必接獲通知。

八、請就赴俄之行追述一、二：

答：毛以亨所著《俄蒙回憶錄》一書可供參考。毛君為北京政府派赴上烏金斯克任領事，而於此次隨馮赴俄者。

張垣方面西北軍既失利，馮先生之赴俄遂成勢在必行。行前與俄方有密切聯繫，俄國顧問為之周密安排，沿途均有接待。徐謙、鄧哲熙及余等多人隨行。于右任則繞道海參崴赴俄，馮之參謀長劉驥則未隨往。

馮氏訪俄主要目的為商洽俄援。對俄國革命後之各種設施印象雖深，但並未十分受其馬列主義之影響，更未加入共黨。于右任之思想遠較馮氏左傾多矣。下列二事可證明本人之觀點：（甲）馮氏雖獲俄方允諾，而庫倫軍火遲遲未至，前線軍情緊急，節節敗退，故馮煥章再三催請史太林履行諾言，且需迅速實行。某一週末，煥章又以電話催訊史太林，對方答稱週末渡假，史氏無法負責，煥章即責之以救急如救火，貴國如遇週末火燒，是否亦因渡假而不加救援？此點可見馮氏對俄方之目的在於求取軍援。（乙）本人奉命於十五年八月自歐洲赴粵與國民黨負責當局洽取聯絡後，北返途中，于樹德勸余往訪李大釗。李住於北平俄國使館樓上，謂余曰：「廣東之蔣介石乃新軍閥，至今已原形畢露。吾等共產黨乃欲解救全世界之被壓迫民族，中國解放運動亦由吾等所倡導。國民黨所謂『聯俄容共』有辱共黨，『容』字無法為

吾人接受。吾人深盼馮煥章將軍能放開眼光，獻身世界革命。庫倫之俄國軍火可迅速撥發西北軍，但馮氏須先與吾人合作，聽從共產黨之意見。」從李氏上述言論，亦可見馮氏未加入共產黨。

馮等一行在莫斯科之行動稍受限制，徐謙較為活躍，蔣經國正在俄留學。廣東方面遣往之學生不少，大多已入共黨。

九、五原誓師後，西北軍之共黨情形如何？

答：馮煥章回國後，本人於西安與之見面，即將北京方面加拉罕、李大釗等之意見轉達，並詳細陳述廣東方面之情形，馮頗感興奮。廣東方面對馮之熱烈歡迎，馮早知一、二。鮑羅廷稱：「馮將軍原以好人政治為理想，是基督將軍，而今訪俄歸來後，眼光自必不同。革命代表進步，馮將軍目睹俄國革命成就，決意獻身革命，從此亦為進步之士。」余將鮑羅廷所作上述談話轉告馮氏，馮大樂，認鮑羅廷為知己，對廣州政府之良好印象遂更堅定。

余亦告彼以廣州政府中已露國共分家之跡兆。馮煥章謂彼對此無成見，僅欽服孫中山之主張，彼但知國家利益為重，而無意於黨爭。並告余曰，此間于鬍子主持之會議，幾全為共黨所操持，但彼本人未加入。

當時馮煥章任命劉伯堅為政治部主任。劉為四川人，留法「勤工儉學」之學生，綽號劉麻子，已入共黨；此次馮氏遊俄，與劉相識於莫斯科，同行返國，五原誓師後即發表劉為政治部主任。郭春濤、鄧飛黃均代表國民黨參加政治部工作。郭、鄧兩氏在北京與余相會，同行入陝。以後簡又文亦至，簡任經世中學校長，馮軍子弟多送入此校就讀。宣俠夫亦在西北軍中，或為李大釗從事北京學運時所吸收而介紹馮軍工作者。

當時之軍事顧問團長為俄人烏斯馬諾夫。

清黨以後，馮煥章改任郭春濤為政治部主任，但未出潼關以

前，劉伯堅主持政治部工作。國共兩派已開始發生種種爭執。

隨馮氏赴莫斯科者亦有少數加入共黨，國共分家後，彼等均聲明退出。

李德全為北京政府外交次長唐悅良之內姨，赴俄後較馮煥章多留莫斯科一年，大約在此時期中秘密加入共黨。返國時馮軍已抵鄭州，吾等發現李之態度大變。甚至罵唐悅良、王正廷等為標準政客。德全於煥章之行為似並無巨大影響，但可利用其馮將軍夫人之地位與巧妙手段，掩護一部份共黨工作人員。

西北軍中之清黨工作開始於馮、蔣徐州會談以後。軍中成立特別黨部，余受命擔任監察委員。

寧漢相繼清黨後，鮑羅廷北來，馮氏即逐之出境，因馮對劉伯堅等共黨在西安之作為已極厭惡。馮氏嘗謂余曰，「共黨欲強使吾人走國際路線，吾則時時以國家前進為念。」

十、寧漢分裂以後，馮玉祥決定聯蔣之關鍵如何？

答：馮軍東抵潼關，加倫與鄧演達兩人即聯袂來訪。鄧氏於下午四時到達，即要求於當晚十一時與馮煥章長談。馮謂余曰：「鄧某後生小子，竟圖深夜談判，左右本人思想，大軍東臨之際，竟施此種小技，未免不識大體。」此時對鄧演達等已感厭煩。

俟寧漢決裂，蔣介石即致函馮氏，大意謂，「大軍北進之際，政治上發生不幸變故，令人痛心。吾等軍人目睹前線之袍澤傷者未癒，死者未埋，此種情形豈能為一般政客所了解，當今天下唯你我二人深體此中甘苦，願戮力奮鬥，俟會師徐州之際，再把臂共商一切。」馮煥章接讀此信，深歎知己，對於與蔣合作一節乃成定局。

本人自粵北返之初，亦曾將個人在粵之見聞稟告馮氏。馮曾再三詢問蔣氏之人品。余告以蔣氏聰敏絕倫，意志堅強。星期例

假均謝絕應酬而閉戶研讀行軍地圖。自粵北伐出師可能取道用兵之要隘，彼均能一一熟背如流。由黃埔校長一躍而為總司令，諒非僥倖。或以軍事上發展太速，政治方面之聲望實力尚不能相符，故易招忌。本人復出示陳果夫、丁惟汾等諸君囑余帶返之中山函札遺墨一束，其中一信且有將來革命大業需賴蔣氏扶持等語，馮氏對蔣之態度於是大定。此為本人自粵帶回之影響，亦可謂決定馮氏態度之關鍵。日後共黨份子責罵本人一手將馮系百萬大軍牽至蔣家，責罵本人為「反革命」等等，均與上述一節故事有關。

大軍開抵鄭州，汪精衛、徐季龍、譚祖安、唐生智、張發奎、顧孟餘等竟同時駕臨，亦可見武漢方面爭取馮氏之積極也。風雲際會，極一時之盛。翌日，鄭州警備司令靳雲鶚召開歡迎大會，各界民眾團體均派代表出席。靳主持開會後，即請汪精衛發表演說，講革命策略、農工專政等等；旋請馮致辭，馮謙讓，又邀譚祖安，譚亦謙讓，馮始上臺說話，首謂各位均革命元勳，恭維備至，繼稱：「玉祥出身行伍，粗魯不文，革命大業須政治上有學識且曾追隨總理之先進出來領導，玉祥只知接受領導。但是當今前方砲聲未止，革命前途未可逆料之際，革命陣營竟鬧意氣，玉祥雖粗人，深以為不可。」此語一出，馮氏態度分明，汪、譚眾人即於次日匆匆離去，于右任亦以陝西方面無法應付，而於送行之際，竟隨汪等同車而去。徐謙、顧孟餘兩人則稍留數日。二人私語本人，均對馮氏之態度感到詫異。季龍且謂余曰：「煥章自俄歸來，吾人均尊重備至。蔣某滿腦子軍閥思想，如何能談合作？」數日後季龍不辭而別，至湖北雞公山方來函致意。孟餘則遲走數日。彼等均懼馮玉祥翻臉無情，恐被扣留也。馮事後笑謂：「馮某人尚知待客之禮，豈能扣留佳賓乎？」

十一、馮、蔣相會之情形如何？

答：馮、蔣初次會面於徐州，談話頗為融洽。馮對蔣個人頗為傾服，但目睹南京方面之人士，如焦易堂輩隨蔣北來後之行徑，頗感失望。馮原以為所謂革命，當與莫斯科所見之氣象一樣，孰料徐州所見種種，與革命之前無異。以後蔣亦至開封、鄭州等處，數度見面。馮對蔣之印象始終不惡，至於兩人義結金蘭訂為異姓昆弟，則為二次北伐前夕之事，出諸蔣之要求。民國十七年蔣來鄭州，換帖之前，蔣馮先後致辭，謂革命大業受撓於共黨陰謀，而均欽服對方有「先見之明」，遂相約結拜為盟兄弟。

十二、北平謁祭中山靈寢之情形如何？

答：北伐完成，四集團軍總司令均集北京，前往西山謁靈，吳稚暉、戴季陶均放聲痛哭，蔣介石尤其哭不可抑。但馮與閻錫山、李宗仁等則欲哭無淚，因彼等與中山無交情可攀。事後馮亦有揶揄。

當晚新聞記者往訪吳稚暉，吳發表談話，今後大計在實施訓政、裁減兵額等等，且謂實際工作之主持宜推請馮總司令，因彼能領導工農大眾云云。馮閱報頗感不愜，怪吳之放言無忌也。

十三、南京編遣會議之情形如何？

答：北伐完成，至開編遣會議時意見已顯分歧。閻錫山滯留青島，坐觀成敗。李宗仁至南京稍作盤桓即赴上海。僅馮煥章一人來京守候開會，此處均可見馮為人之誠摯。李宗仁揚言兔死狗烹，拒絕編遣。閻老西則乘機挑撥，謂馮玉祥野心勃勃，陰謀難測。故會議未開而各方已有圖窮匕現之勢。以後自亦無結果。今日中共鑒取國民黨成功後之教訓，故竊據大陸後既未遽行編遣，亦未如抗戰勝利後之解散游雜部隊。蓋前者種下中原大戰之禍因，而後者使赤匪坐大。

十四、抗戰結束後馮玉祥遊美之費用從何而來？

答：張嵐峰為馮氏張羅五千美金，劉汝明亦為之籌措三、五

千之數，孫連仲致贈一、二千元，湊集成一萬餘美金。馮一路小心，唯恐失落，可見其私囊不豐。蔣公亦贈金一、二萬元。就余所知，馮氏在美並無存款。

十五、先生對於馮氏尚有何評述？

答：馮氏為人並非如外傳之狡詐。天性直爽，對蔣之至誠，在編遣會議時，恐無出其右者。馮對於編遣會議確極熱心。馮不善投機，不喜玩弄權術。設非如此，則北伐之際，彼必與武漢方面結合。馮歸自蘇聯，而斷然遣返俄國顧問，厲行清肅共黨，又不與武漢方面結合，均可見其對於蔣介石方面之真心實意。亦因此種性格方吃大虧。廿一年寄居山西閻氏籬下，本人往探，頗受馮之白眼，蓋馮因聽信本人自粵北返後之一席談話，始與蔣合作者，故失敗之餘對余頗存芥蒂，自嘲曰：「二十畝地一棵高粱——獨苗。」斯時已勢力盡失矣。

馮氏自古北口班師北京之役，國民黨人士與曹、吳均謂馮倒戈，反覆無常。其實此役馮確受革命理想之感召，非投機取巧之徒可比擬也。

馮練兵可取之處頗多，堅苦卓絕，餉糧亦常匱缺，但兵員素質頗佳，因多來自貧苦農家。訓練頗為嚴格，較黃埔更認真，禁煙禁賭亦頗澈底，官長均習戰略戰術，故日後均能獨當一面。

十六、西北軍將領加入共黨者不少，原因何在？

答：西北軍將領教育水準較國內一般軍官為高，此為馮先生努力之結果，復深深接受馮氏所謂「大總統本無種」之觀念。同時又因國內之待遇不公平，受到排擠、壓制，乃至遣散，心懷雄圖者遂挺而走險。另一方面共黨對西北軍爭取甚力，西北軍中之政治部原為共黨操縱。馮在西北、豫北均辦過軍事學校，全成共黨滲透之溫床；再加上部份奉派留俄之軍官，因此西北軍將領變成共黨者為數不少。二萬五千里路「長征」，多為西北軍幹部。

徐蚌會戰叛投共軍，及擊潰邱清泉、黃百韜之共軍主將，如何基澧、張克俠、魏鳳樓、田金凱等，多為西北軍出身之將領。又如吉鴻昌之所以加入共黨，乃因其下屬中團長數人均為共黨份子，先前由馮玉祥派赴蘇俄留學者。

〔編按：劉景健先生，河南省西平縣人，生於清光緒三十年六月十九日（一九〇四年七月三十一日），民國七十七年（一九八八）八月十三日逝於台北。〕

賀國光先生訪問紀錄

校閱 / 郭廷以

訪問 / 王聿均

紀錄 / 張朋園

時間 / 民國五十年十一月一日至五十一年五月十日

(共訪問十次)

地點 / 臺北市松江路賀公館

幼年生活

民國前二十七年，余生於湖北蒲圻。先輩世居湖南臨湘，與蒲圻隔河相望。余家世代書香，世代仕宦，因之余幼年環境，極為優裕。發蒙讀書，自四書而經史，皆從私塾而學。憶舊式私塾，讀書背誦，不求甚解，每次入塾，但能誦得二、三百字之文，即可獲糖果錢十五枚，否則錯一字扣除一枚，錯十五字則全數扣除矣。因此，不得不努力背誦，日積月累，上涉詩書，下及諸史，久之，豁然貫通，文章亦通順暢曉。

舊日讀書之目的在功名，然我未嘗參加科舉考試，十五、六歲時，新學之風頗盛，聞上海得風氣之先，因離家赴滬，就讀廣方言館，該校與北方同文館齊名，研究英、日、法等各國語言，是當時新學之中心。

同學中多一時之俊彥，今日猶能記憶者有鄒容、張嘉璈、張嘉森（君勳）、陳大齊等。校長（時稱監督）原為張同典（張默君之先父），後為賀良樸。課程以語言為主，輔以天文、數學等。

在校之時，甚受同學鄒容之影響，鄒容攻日文，余攻英文，雖不同班級，其革命詩文，傳遍全校，無人不知；余因受其影響，革命思想初入腦際，雖不甚解，亦追隨高呼革命口號，參加風潮，當時流行「男兒不惜頭顱腐，休笑人間小丈夫」之口訣，可以體會出年輕人革命之熱情。

鄒容因其《革命軍》一書，傳播過分激烈之思想，被迫離開學校，該書亦被查禁，然革命風潮已不可遏止。

我在廣方言館二年餘，監督一再更換，辦理一日不如一日，張君勳等均已離開，我亦隨即離去。是時清廷練新軍，所謂文普通、武普通，前者為方言館一類之文學校，後者則為新軍幹部的武學校，我離上海之後，步入軍校，是為個人一生之轉捩點。

在先我曾回到湖北，欲繼續讀書不成，遂折返四川，時為光緒二十九年，我年已二十。父親為我出錢捐官，得縣丞之位。未到任之前，命學官禮。時叔兄在四川為重慶道臺，因藉其衙門學習，此乃舊式為官之道，余甚為厭惡，又鑒於捐官之不可久恃，決計不就，立即轉入當地之陸軍速成學校。

軍校時期及初入軍旅

清末之陸軍學堂，有速成學校與陸軍小學之別，年長而程度較好者入速成學校，年幼者入陸軍小學〔按：陸軍小學畢業可升入中學，當時全國有中學四所，但中學未見有畢業生，革命已告成功。〕另有弁目學校，專收年長而程度較差者。我因年屆二